



生

香港真心理學會出版

色

著鐸司利大定爾瑪

譯鐸司耀榮劉

版初月二年七四九一

版出會學理真港香

內社行進教公行帝皇中道諾于

THE DIFFICULT COMMANDMENT

(De VI Commandamento)

by

C. C. MARTINDALE S. J.

Translator

Fr. Laurentius Lau 劉榮耀司鐸

M. 10.

CATHOLIC TRUTH SOCIETY

KING'S BUILDING 1ST FLOOR

HONGKONG.

附錄	補註	理想和動機	行為	言語	思想	導演	開場白	目錄
.....
四 五 至 四 八	四 三 至 四 四	三 八 至 四 三	三 〇 至 三 八	二 〇 至 三 〇	一 三 至 一 九	八 至 一 三	一 至 八	

60511

譯者的語

這是 C. C. MARTINDALE, S. J. 的著作，教導一般有志向善的青年，保守天真而培養潔德的香花。現在，我把它譯成中文，獻給我們在色慾的波濤中動盪的青年們。原著是英國的產品，為了國情殊異的關係，逼得略為刪改，總求適合我們底嗜好，裨益我們的心身而已。

青年啊，這適合你的嗜好嗎？要是這不能適合你底嗜好，而又不能陶冶你的心靈的話，那我就希望你至少要知道，這不是一種有害於你的毒品哩。

書末有「附錄」一篇也是值得你一讀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于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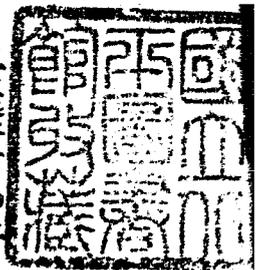
色

開場白

按公教的道理，凡在婚配外，故意地在思想或願望裡，尤其在行為上，個人或跟別人，貪求肉情的快樂，是一個重大的過錯。按公教的道理，在婚配（這個，本書不特別談說）內，即使在思想或願望裡，夫妻也須互相忠信，倘有妄用婚配的關係，也是一個重大的過錯。

然而經歷告訴我們，這樣「含蓄在天主底第六誡「毋行邪淫」裡」的道理，為許多誠信和恪守天主教教導的人們，尤其是青年的人們，每每引起了實際的和理論的種種疑問。他們往往感覺得這是不能遵照的，他們不見得清楚，為什麼道理要這樣，他們看這不入情理。

(1) 這個問題，曾經討論而解決的很少，為着討論別些問題，人們授課呵，演講呵，開研究會呵，頗感容易。至於討論這個，就不這樣了。我知道，目下在學校裡有一個趨勢，把這事體，給那較為長大的兒童們訓導得比



數年前的花樣更為坦白。到底，這是一回不易行的事啊。對此公開的訓導，我本人不大予以贊成，原因是，雖則我喜歡率直，惱惡矯飾，然而一個思想率直的演講者，若不欲貽害他人，就必須得有率直的聽眾才行。但這即使在青年人中，也是鳳毛麟角。兒童們，對於他人的思想，每每是自覺受窘而引起好奇之心的。他們聽後，就拿這事作為談話的資料；也許有些道德低下的兒童，把所聽過的事，跟一些較少的，或心思放蕩的，或好奇心重的兒童們，互相談說，要是我們以友愛的和個別的方法，正正經經的教訓他們，他們因着自重，就可免有這樣的發生了。到底，在學校裡，很少人是能夠這樣去教導這許多的小朋友們的。學校裡的職員，校長或其他，也未必能知道和未必能這樣合宜地處理他們。他們底心境，各有不同，也不應施予通通一律的教法。

為教導兒童，恐怕有人說，最適合不過的是他的父親了。

開場白

這也許是這樣，然而，事實上，那為父親的，大都畏羞兒子究問這類事的；為兒子的，也許厭惡父親談說這類事的。此外，為父親的，雖然年歲長成了，見地却不一定就是十分明智的，也不是常會想到這事的，他們

的教導，也許是空空泛泛的，大概祇是限於一些外表的情形，或一些疾病和危險的警告罷了。

關於道德和神靈方面，世人却太輕易的以為這類的教導是聖工座的專賣品。

須知，聖工座裡的司鐸，其所處的境況，是不易為的。聖工座并非私人的，而如我以上說的事體，是需要私人個別解釋的，聽告的司鐸，關於這事，是有一個（多說不如少說）原則的。他也不能把別人的告解攔悞而叫別人耐煩啊。而且，跟一個人長篇大論的談話，豈不叫人看出馬腳來嗎？那些滿肚疑難而需要指教的人，恐怕是一年一二次的往辦神工，例如，在大瞻禮之前夕，聖工座擁擠的當兒，司鐸實在應接不暇。這樣人，終不會得到多大的教導，祇有不能滿意的走出聖工座罷了。

這許多的小朋友們，於是就胡亂地你談我說，從賤價的雜誌裡，小說裡，衛生書裡，去翻尋他們底新知識，可憐這些書是言情說愛的，不道德的，非宗教立場的，終不能有良好的結果。

那麼，為我們這許多的小朋友們，怎樣呢？他們在學校裡，能得相當

(4)

教導的，委實少而又少。他們差不多都在很青年的時期便脫離學校了。

也許你說，他們定然在社會裏尋求他們的知識。

總之，我相信最好的辦法，是給予一個普通的訓育，除教導各種聖事道理外，訓練他們以普通的自制，而簡明的貼說到性能的自制，漸漸的把性能詳明的教導他們，因為他們終不免日後碰到危險的，我們不能把他們鎖禁起來的，我們祇能扶助他們有個受過良好教育的腦子，發展他們性的眼光。

這樣，我這本書不是為學校生的，也不是專為那些大人先生們的，但是為那些十七歲以上的青年們的。

至於處理這個論題的人，平常都是側重物理一方面，或側重神靈一方面，而對於心理方面，却不大加以着想。他們向青年們說：「睡醒了，立即起來罷！不要仰臥罷！作冷水浴罷！諸如此類」。可是，他們仍不免有性慾的誘惑而陷到可憐的田地去。

開場白

「勤領聖事罷！祈求聖母罷」。可是，那勤領聖事的，誠切祈禱的，千千萬萬，到底，他們也不能如願以償。

最多，也不過給予些心理的而是消極的勸告：「不要思想這個；不要走到犯罪的機會去」。可是，無論為作什麼事，消極的勸告，總不會是一個大好的方法，而且，在世俗裡，因着工場的，辦公處的，或會社的關係，（言語行為，種種壞表），那一生都是不免碰到犯罪機會的人很多着。他們不能走入深山裡隱修，他們要糊口謀生，和社會接觸。他們聽了你底勸告，心中好像有「格格不相入的感覺」。

為使人行事有強勁的動力，首先得裝修一個明白事理的腦袋。要是不明白作事成功的法門，着手進行就當然很感困難。是以，我們不但需要物理和神靈的帮助，我們也需要悟性和心理的帮助。

在本書裡，我開始就做廓清的工作，先行把人們腦海裡的烏烟掃除，而後，打從人們本性的和經驗承認的真道出發，一步一步的向着神靈的方面推行，向着超性的目標前進。

我深信，我是盡忠於公教天主啟示的道理的。我深信，我是同情於我們這個可憐（失掉了原祖犯罪前的超性聖寵）的人生的。

讓我發表非官方和非公約的談話罷：我知道，對於許多事情，最好是

開始便指出一些普通的原則或天主默示的真道，而後推說到具體的事實上去；可是對於這個私人的事情，我以為最主要的是從具體的，日常經歷的事實開始，而後由下而上的，向着那惟一令人滿意的永遠的真道，天主藉基多啟示的法律推進。

接了許些我不能忽視的人們底忠告後，我便決意把手錄寫成如此程序，以公諸同好，其實，我早已見到是需要一本書的了。我這本書，是否適應需要，我當然不敢說，也不能判定。現下，到處都有人討論這類的事體。人們常這樣問道：「為何不老早給我說明這一切？」。因此，我們不應是緘默無言的。人們常這樣說道：「唉！你教我冷水浴，運動遊戲，不要這般惡弄我罷！給我指正我底心罷！」。因此，單純物理上的勸告，多時是不中用的。人們常這樣應道：「別祇教我祈禱罷！我不能……」。因此，單純神靈上的勸告，也會是不恰當的。那些非公教徒或無神派徒，也像公教徒似的，為着這類事體而焦煩；他們也需要一切的指導。人們要是獲得適當指導的方法，就不會陷到這麼可憐的田地。此外，人們若由童年便有了愉快的一種自制的習慣，就對於各教會禁止人工節育的律法，也大可一體

遵照了。因此，我謙誠地貢獻這本如此程序的書出來，其中所寫的話語，沒有一句不是坦白的，沒有一句不是合乎人情世故的，沒有一句不是按着聖教道理和理想的。

許多初版的讀者感到第四篇不很恰當。學期的學童樣樣都說個明白，那就再沒有什麼隱秘的事；兒童和兒童，也沒有什麼神秘的事情，互相談說了。

是的，他們事實不錯，這就可避免了許多有害的神話和錯悞的思想。我見到，有些良好的小朋友們，意外遭逢的發現了自己肉體上性的快樂（由體操或乘車致成的）；他們本是天真純潔，所以并不疑到這是不對的事情。因此，這無罪的起頭，結果便形成了一種不良的習慣，他們長大了，習慣牢不可破了，終於號哭着說：「如果有人早給我明說，何致……！」

按我私人的意見，我們要給小朋友們關於自身的一切予以說明，不必以宗教道德方面為立場，更不必以精修的規制為引線。其餘的，待他稍長大了，就以普通常識作基礎去教導他們。同時以宗教的思想，教導他們作個英雄好漢，叫他們樂意地準備為天主忍受一些犧牲，伴隨聖母和奉侍她

人們每每評論我這本書的內容是沒有一些為女子的。誠然，我不是為女子而作的，我也不相信一本書能同時適合男子和女子。這樣的書不能由同一個人作的，女子的書該由女子著作，她們有她們的書。我也沒打算把這書來適合小童們；對於已婚的人們，為着境地的殊異，這也是不適合的。我已打算另寫一本給這些人們了。

願童貞聖母瑪利亞賜福於我們及忠誠的子女。

導演

我想，先把那些你看不明白而往往使你誤會的幾點意見弄清楚。

第一

你是人，不是天神，你永不會是天神。我底意思是說，你部份是肉體，不是單純靈魂。你也不是一個帶有肉體的神明，不是一個被一根麻繩不幸地聯繫着肉體的神明。你死了，肉體雖化為灰土，但天主不願它這樣長眠的。我不談聖教會所說的「光榮的肉體」，我的論點是，你將會又像現在是的，再為一個有靈魂和肉體的人。你逃不了永遠不是人，不是天神，不是單純靈魂。因此，勿論你如何聖善，你不該在你底感覺或行為上，冀圖

好像你是沒有肉體似的。你要時常帶着肉體行事，而在肉體上叫天主歡悅。聖書裡頭，你有時念到，教你應以天神底潔德為目標，謂某某聖人潔淨一如天神：這也不過是比喻罷了。倘你因此以為有一個肉體是為你不幸，而切願沒有肉體，那你更好把這聖書置之高閣，因為在這種情形上，這聖書是會錯導你！實際上，會善用聖書的人卻不多。總之，你是人，有靈魂和肉體，無論你怎樣處置你的人生，無論你懷抱怎樣的冀圖，你總該想度。你是靈魂和肉體構成的。你不應有任何錯想，以為你可能或應要擺脫肉體。你是靈魂肉體，天主要你在肉體和藉肉體得救，不得反背你底天然。

第二

我們底肉體，賦有數樣本能。其大者，是「存己」的本能，引人飲食以存生，「安己」的本能，引人求財以安生；「傳己」的本能，引人性行以傳生。這些本能，可使之受着理智指揮而按序前進，或可任之獲勝而把你奴化，叫你成為牠們的犧牲；「存己」的本能，叫你結果成為貪吃喝之人，「安己」的本能，叫你結果成為竊物狂之人；「傳己」的本能，叫你結果成為色情狂之人。

(9)

這些本能，本身原非不好的，許多人卻以為色慾本身便是一件壞東西。他們以為如果自己正是經的就不會感覺這個色慾。真的，我們的原祖亞當，未犯罪前，並不會感覺這個或別個本能的麻煩。一切本能，都完全服從他底理智。不過，這原是天主超性的特恩，亞當犯罪後，已給天主收回了。我們沒有得過這樣超性的特恩。我們的本能之不受約制，原因是為了原罪（倘亞當沒有犯罪，我們就沒有原罪，「純全」的特恩，就不致給天主收回，我們就不會感到任何本能不合理的衝動「私慾偏情」）；到底，這個色慾，不是原罪，也不是本罪。在倫理上，它本是無好無不好的，人雖然因不善自約制，能致某種本能較其他來得劇烈，但這仍不叫它成為罪惡，例如，雖因縱飲的習慣，我增長了一種好飲的慾望，到底不能因此便說覺渴就是罪惡。我們求娛樂的，求社會生活的，求自衛的本能，都是可以過度增長的，即或不然，也可成為一種隨時的障礙，譬如當我明知我該工作時，我很想跟人談話以消磨時光；可是，這也不能說是罪惡，事實上，這些本能，原是人性的的一部分裝備品，要是一個人沒有競取的，或社交的，或性慾的本能，我便要替他担心了，因為他在這點上，大概說來，是一

導 演

個不會長進或不健全的人。即使你感覺你底性慾非常強盛，（你不該輕易以為如此），這也不是罪惡，你不應就此以為你是壞蛋，覺得難過而咒詛自己的生命。

第三

也許有人說：「即使說我有時是不由的這樣想着，但我仍是一個壞蛋；我該惱恨這個，我卻不然；我該覺這類事情是苦的，我倒覺是樂的，老實說句，要是任由我的話，我是樂意去幹的」。

啊！你覺這是樂的，你覺的不錯，因為這實際上是快感的，如果性行不是快感的，就沒有人願意幹牠了。道德不要你撒謊或胡說，我們該說：「如此這般的行為，要是我幹，當然是快感的，到底，我不是去幹這的」（在婚配內，當然是不同說法）；同樣的說，糖是甜的，可是醫生卻會吩咐那患糖尿病的人不該吃糖，這病人不須替自己粉飾，說糖是不甜的，或說自己不悅惹甜的東西，或說自己雖得許可，也不會悅意吃糖。他但說：這是醫生的吩咐；我雖悅意，我不吃；他很清楚他不應是吃糖的，因而他停止要吃。那麼，豪爽的人也說：「我明知我悅意如此這般幹，若我粉飾說

我不悅意，這是一個謊言。但——這是天主的吩咐，我不幹」。

第四

有些人，因着婦女們的磁力煩擾其心，以致喪氣地向你說：「神父，我巴望世上沒有婦女；斷絕了這些尤物禍水，為我不是更好嗎？」

這是一個實際的大錯誤：這使你自感受窘的成為怯懦之人，因而給你引起了種種誘惑，叫你一碰見婦女，就不能不看她是誘惑的緣起了。這為你是一個可憐的症狀呵。同時這對他人也是極端不仁的，因為你以畏怕輕慢或惱恨的心情，去對待超過人類半數的女姓。這也是侮辱天主的，因為是他造了男人和造了女人。

構成人類的，不是單純由於男界，也不是單純由於女界，實是由於合羣的男女，為的，平常說，在相敬相愛的婚配裡共同生活。我們對於異性的傾向，原是合情和合理的。你應藉着跟女子清白地接洽的機會，進取裨益。

那麼，你不要自惑，以為你是沒有肉體的，或以為你底性能是一種壞東西，或以應要蹂躪它，或以為性行該是叫你不覺快樂的，或以為婦女是

不應有的，或以為婦女是較男人卑下的，或以為你該不受着她們吸引力的。

一個錯誤的這類觀念，會給你產出無數的心窄多疑，或終於弄到你失望而自放自肆。簡括說句，你快要把自己或別人看壞了，把自己或別人或生命也厭惡了。

雖則我們作出了種種事端和繁殖了種種艱苦，天主卻願意重視我們人類，高價的估評我們人類，因此，你也該勉自重視一切，須知，如其欲避免壞事，不如力行好事。

你當然不願意你底悟司，在這類事或別些事上，空空如也的。你當然願意獲致一個找到正確光線而充着正確觀念的悟司。你若在正確的光線上見到好處，便大可以向着這好處前進。雖然不像詩人說的，「我們見到好處，定然心愛」，但若我們沒有見到這好處，或祇模糊的見到這好處，我們又怎能會心愛它？

思想

以上說的，是要把那混亂你底腦海的幾點意見弄個清楚。現在我想簡

單地說明你底思想關係重大的緣故。可憐有人竟這樣實行而且這樣說：「我的思想與我無干。我保好我底行為，我就心滿意足」。

一

惟有思想，使你成為真正的人。何故？因為，若沒有思想，則你幹的祇是禽獸動物的行為，是本能的行為，不能任受稱譽或責備。你走近一隻神經過敏的馬後面，給牠踢倒：你不就此怪他是不道德的。單純本能，如馬的本能，是盲目的，不會選擇好歹的。會選擇，才在具體上致成某個行為是合道德或不合道德，而思想就是使我能夠選擇的一個條件。倘我祇有本能，肚子餓了，而食物是取得到的，我必不能自禁的去取而食之——除非其他的本能，教我發現了食物含有毒素，干涉這個「饑思食」的本能而止住它。例如，我肚子餓了，倘若沒有思想的話，見着燒鷄肉，當然我是不由的開始作吃它的冀圖。但，我若是有思想的，我就能說：「這是陳師奶的：她用錢買的：取它便是偷盜。而且，我若吃了，她便沒有什麼為星期日午餐吃了，她底丈夫會向她發氣。那麼，我不該動它」。須知，我底饑餓與前一様，燒鷄的吸引也與前一様，所不同的，是我底思想在運動着

：是我底思想教我能夠止住，教我（在吃與不吃兩方面）選擇「不吃」我雖欲吃的燒鷄。

在我心裡，可能發生顛頑：我能否把陳師奶的一切遺忘；你也常聽見人們說，他們不願意提起某某事物——這會關係他們——教他們感覺不安。這樣，他們能夠把這置之腦外。到底，我所要說的，是他們承認思想大有關係和能力啊。至若我之所以不吃燒鷄，祇是因為受了外力阻止，為的有人拉我後退，或有人在看着我，那就不應以不吃燒鷄來稱功了。我們要在心裏思想，而後自由選擇。

二

也許，我是不能禁止有某些關於性的思想在我底心裏的。你不要馬上說這是壞的思想。思想性的事情，可能是合法的。你現在正在如此看。這是繫乎你有的思想是怎樣和何故的。我已說過，實際上，縱不願意，你也不由的會有如此的思想。你的心，像海似的，是流動的東西，海面本來是平靜的，若有風吹過，便起了綹紋，如其發生地震，更是揚波翻浪。同樣的說，除非你把耳目緊封密閉——這是沒有可能的——，那些八音七彩，

淫聲冶色，都動人情思的衝撞到你的耳目裡去。你見到種種圖畫，色色廣告，男男女女，你聽到而又不能不聽到的一些色情的談話，這都好像衝蕩海面的風呵。況且，你也許有消化不良，或腎臟不妥的患病；這也足以擾亂你身體上血的流行，以致充逼某種神經或器官而刺激你；素常，是思想掀動血的流行以刺激器官，現在，器官充血的不平衡的流行，因着連帶的關係，就掀動而刺激你底思想。總之，在乎常的人生裡，我們的思想，或從內因，或從外因，其發生是不能免的。無論什麼事物觸到我們的心，我們是不由不會思想一下的。

三

(遇到這樣的思想時，該怎麼樣？)

你常受過教導，你不應該(即使半秒的工夫)接受這樣的思想來從中取樂，明知故意的接受這樣思想，那就不好了。可是，有些人，尤其是一個勉力為善的人，他好像海流動似的心，倏忽地感受着這樣的思想，以致實在不知順從了沒有，不知是否無需要的逗留在這思想上來享受或尋求快樂，那麼，當你往告解時，你絕對不可費時去狐疑你曾否留戀過這樣的思

思 想

想，這適足使你思想活現，幻像重生而已。你祇好簡單的說你有了不好的（恰當些，淫慾的）思想，告你在天主中所有犯過的罪惡。要是你「以為」自己曾在思想中故意的取樂，你就照這樣明說；要是你「確實」曾在思想中故意的取樂，你就照這樣明說。總之，在預備做告解時，或無論何時，你切勿不要費時去狐疑那些思想。

四

（唉！我不能不思想呵！這樣的思想簡直纏繞着我呵！）

你常聽說：（抵抗這些思想：和牠奮鬥）○這個警告，實際上是無益的，而且大概是有害的，不智識的，我愈說不要想牠，我的心愈保留着牠。我愈和牠奮鬥，我的像司愈感興奮，譬如你說：「我不要想着梅子，我不要想着這些梅子，梅子是不該想的東西」○這樣，梅子的印象，就深刻在你底腦海裡，而你就開始感到「梅子留酸澀齒牙」，津涎也流了，因此，不要懷念着你的不好的思想，即使為反攻這個思想而祈禱，也不要這樣。要是你合意的話，祇好快快地說：「瑪利亞，扶助我，耶穌，救我」○這時，就想到別的事情去，可能做些別的工作，也是大有裨助的，所以如果

你有鋼琴好玩，那就好了。但是，在夜靜時，你當然不能起來玩鋼琴或作其他的工作，可幸你還能運用明悟有趣的工夫來轉移你底思想。要是沒有可能的話，那就可用你的指頭向空劃兩劃（看看劃成個什麼字），再劃上四撇，再加上一點，又劃多三劃（想想這是不是一個字，是什麼字），你作諸如此類的思想動作，那你不好的思想，就快要煙消雲散。

五

末後，你該訓練，不要以為事事都是誘感。要是你常恐怖着會受誘感，那你就真的會受誘感了。我見過許多少年人，在平常的事情上，如洗澡呵，熱水浴呵，其神經過敏，情形甚屬可憐。他們習慣了，以為這裡會受誘感，以為那裡會遭險惡，終於，連洗浴也不洗浴了。要是你見到或聽到他人跌倒在地上，而就幻想你也要跌倒，那你是會弄成一個呆子的，這豈不是笑話嗎？

思
想

你屢屢會慮這些事情，因而弄到事事都給你引起了不好的思想，甚至好像要在你底腦袋裡開通一條溝槽，好教那不好的思想溜去，自己陷自己於可憐的境地。同樣的，你也可能改造你底心思，教事事都給你引起了好

的思想，而把你佈置於愉快的境地。是以你該支配你底人生，他但不要為外物動情，而且不要幻想外物能動情於你，那麼，外物就真的不動情於你了。

固然，這是成功的一個美滿收穫，許多人還未能得到。到底，你該按着這道路前進。萬事的根基都是在你底心裡。你底心思怎樣，你底行為便怎樣。你底行為不會是不好的，除非你底心思先自錯了。總之，你底心思，就是事實的你。

我們公教徒，有一個（除聖母外）潔德的大主保：聖類思公撒格。他最顯著的史實之一，就是能夠要思想什麼，便思想什麼：隨心所欲。他要把某個思想放棄，便能放棄。他能夠毫不分心地思想他要想的事情，要幾久；便保留這個思想幾久，這當然，如其沒有長久的訓練，和，無疑的，沒有天主的特佑，他是不能做到這樣的。世人之能這樣非常地把持自己底思想和像司的，實為罕見。到底，你須知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你日常起居，大可集中你底心神在你的工作祈禱或別的事上，決志不讓任何別的思想佔領你底心田來防碍你。遇有對手的思想，你不要說，「我不想這個」，祇該繼續做你所做的工作，直至做完，才再別圖。

言語

我把「思想」談過了，現在談談「言語」罷。我要談那你常會聽到的數種謊話，巧語花言。平常是非公教徒，也許有些（即使誠實的）是公教徒，說出這些話來。這些說話，容易炫惑人的心思，沮喪人的志氣，對於公教無知的青年們，尤其是貽害不淺。

一

（要作這樣的怪想，什麼好呵？沒有人保守潔德的。）

這話不是真的。世上有些人們，無疑的，最低限度是有些人，當然不謹是公教徒，好好的守着潔德以後結婚的，或且終身（因為不是一總人都結婚）守着。你不曾想過一個未婚的人能夠怎樣期待他的情侶嗎？也有許些人是曾或一次行錯，可是再沒有第二次行錯的。更有許些人是有過一個時期行錯，但也是很快便復元的了。最令我驚訝的，就如何有許些未受過教育的人，每每保守潔德，比較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好過千倍。他們很青年的，便脫離了那惡劣的時期。我許多次聽見他們說：「這些事情，不致我煩難，我尚未十六歲，已克制了這些。我開始知覺，便沒有幹過」。

我引証這話，因為是給我說過不少次的。總之，這些男兒有健全的天性，生命已好好的教育了他們，這是事實。

二

除非你嘗試過如此這般，你不明瞭人生是什麼。你是鄉愚，你還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有了經驗和閱歷的人，才配談話。

給人說這話的，未免太面皮厚了。世上沒有人願意在生命途上，成爲一個愚蒙和沒閱歷的。誠然，保着天真的潔淨，是犧牲了一個閱歷。一個閱歷。然而也是獲得一個更好的閱歷啊。譬方我從未患過病，我是失了一個病的閱歷，可是健康的閱歷，乃是更超妙的。肉慾的快樂，原是神經系霎時的感觸，事後常有不良的反應，尤其在良心裡。約制自己，却獲了一個守身如玉的，就是做個完人的閱歷；這是持久的，有構造力的，深入你的整個人裡，不僅是在你底神經系裡；這不是消失後退，是增長前進。這是燦爛光輝，不是電光石火，這是好像你運動後的渾身暖氣，不是迅條的焦灼。你有的是心曠神怡的閱歷，不是單純肉樂的閱歷。那麼，若有人和你說：「你是沒有閱歷的小子，不要跟大人談話罷。」，你大可向他說：「

是的，我犧牲了一個閱歷，也獲得了一個閱歷。你也是這樣。但我獲得的閱歷，遠勝你的。我近乎人性，你却近乎獸性了。」

三

(情慾放縱多少，為你是好的。)

可憐的世界大戰慘苦之一，就是這許多成人們慣常給青年士兵這樣說的話啊。他們談說(色慾)，而且感道情慾自縱能鎮定神經，解弛濼戰的緊張。因而許多自覺不寧的人，採取這樣自行慰藉的方法，以為可告無罪了。更有些人，以為性能若不運用，便會枯萎而成為生育乏力。這個論調，我可說，實際荒唐，正和那些遍傳巷里的鬼話，謂人跟貞女媾合，能治療瘋病，一般荒唐。這些論調的原起是什麼，天知道；但這必然引起了無數的禍害。須知，我們人總不會因為自制而感有壞的影響。對於這點，純正的醫界所持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也許有人曾誠實地主持過不同意的見解。但我相信這樣的人，四分之一是想標奇立異，或想替自身的行為找個推辭罷了。

順情徇慾，固然給人以一時的寧息，但這是近視的政策，不道德的，

效力不持久的。這個政策，猶如吃藥一般：你需要藥量較多，次數較頻，而藥則產生效力愈輕愈微。和產生愈不良的反應，致你半生痴迷於藥罈裡。

我們處理自身恰當的途徑，是，如我說過的，善用人之所以為人的方法，善用悟司和欲司，不徒是滿足情慾和鎮定神經，可是，我們要看清楚「自制」和「壓抑」的區別。我不該許人向我說：「保守潔德，是蹂躪我底本能，破壞我的人性。我不能如此，那造我和造我底本性的天主，也不願意我如此。不明智的和暴虐的壓抑我底本能，是有害的。這使我的神經劇憤，而我或會在別的勾當上爆發。譬方一個想上岸找女人的水手，為勢所阻——扭傷腳跟——不能如願；他受着壓抑，他的神經大失所望，而船上的兒童，恐怕就成了他的對像。」須知，一個為了正順的理由而自行約束的人，并不是勉強蹂躪一件東西，實是樂意地採擇另一件較好的東西，正如一位球員，如要大演身手，在賽球前，無論他底食慾怎樣真切，他不難自動的戒吃那惡消化的飯餐。倘若有人給他說：「你是殘酷地蹂躪你吃牛肉和喝啤酒的本能」，他定然會笑這人是惰的。我不否認，有時人是需要用力強制自

己的。然而我這裡說的是一般在正常時候的正常人們，我說順情徇慾的政策是一件壞事，我說這「自制是有害處的」言論——是一種荒言。

四

(總之，這是循本性的「色，性也」)。

也許這是最普遍的論調吧。這也有一半真理的，故此也響得這麼亮啊。不受約制的行為，在人而論，原是部份循本性的，是順本能的。到底這些行為倘若按理的受着約制，那就完全循本性了，是順本能和理智了，你要知道，我的本性好像這個(甲)

禽獸的本性好像這個(乙)

(乙)——是我的一部份——本能，與禽獸共有的：

(甲)——是我的一部份——理智，是禽獸沒有的。

(乙)的行為，在獸而論，是完全循本性的，但在我而論，這祇是部份循本性的。要是把我底部份的行動割棄，就是把我的本性削了一半去，事實上，是把我之所以為人的一部份削去。那麼，祇顧順着本能做去，實不是循乎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保着本能而以理智約制之，才是循乎人之所

以為人的本性。

以上數種荒言，我已談過了，現在讓我們討論些不潔的談話罷。

對於不潔的談話，我不想把道理持得太寬或持得太嚴。

你能禁絕不聽那些不潔的談話嗎？不。你一定常要以為他們是犯大罪和是不道德的人嗎？不。一個令人眩惑而是我們該知道的事實，就是許多次人們談話談得多，做事做不多。言與行，往往是沒有比例之可言的。有些人是為着係着自己的處境而胡談亂說的。可惜的，是有些不良的團體，其中人們若不說出自己的罪行，就必受人視為荒謬；因而一些受了不良友伴戲弄的人們，就把自己的經過實情談說出來，好教別人不滋擾他們。這樣的做法，我當然不能說是好的，但這也許至少在心意上不是壞的。所以我們不得隨便妄斷他人。

須知，這和誇張却是不同的。有些人常把自己的罪行，跟某某女性如此如彼，說得天花繡紛，以為這是值得炫耀於人的一種光榮，而對於那些人不以之為光榮的罪行，如手淫自瀆，却諱而不言。這樣，你聽見人自作誇張時，你可由他所講的說話，作一個百分之七十的折扣。

也有些是脾性草莽的人，他們也把些不潔的故事談談。然而他們的行為，却是沒有不潔的。他們跟人高談大笑，而所說的故事，實不過聊作談笑的資料罷了。這個，我不嘉許，可是，事實是有這樣的。總之，你不必喪氣，也不必因為他們談說這樣事情，便以為他們行為也不端了。事實上，普通而論，宜受人嫌疑的，倒是那些緘默不言和易感恐慌的漢子。

二

你聽到人談這類的話，你該當去制止他嗎？不一定，你該審諒情形。也許你為害多而獲益少。在一個混雜的人羣中，你不是一個兄長，你能致的裨益是不大的。若你是管理人，那你當然可以堅決地說：「不要談說這椿事！」要是你不能實際的制止他們，而付之以一笑。這可是過犯嗎？我不能說：「定然」，因為笑與笑之中，有些是讚同的笑，有些是勉強的笑。況且笑也能是一個轉移話柄的好法子哩。如果你板起面孔對待那談話的人，恐怕反惹起他要特地為激你，談得更是起勁，尤其如果他是那種（如我上面說過）不明白你為何因他說些笑話，便要以為他是品行不端的人。

須知，一種是可以掃清空氣的笑，一種是可以混濁空氣的巧笑，淫笑

○正如一種是乾爽而衛生的天氣，一種是潮濕而滿佈微菌的天氣。在第一種裡，那些笑，如像一陣清風似的，吹過你的身體；在第二種裡，那就好像真氣似的，侵入你底肺腑，人們在談笑中，是否說來祇是開玩笑，抑是說來誘感你犯罪，你不久會知道的。這種惡濁的天氣，當然越快驅除越好。我們可以一笑去清除牠們，不必以說話制止牠們。至於要分辨這天氣是那一種，那就沒有一定的標準了，你得由常識來判別。總之，在人們隨緣隨便談話的時候，有件可以叫你觀察的事情，就是，如果他們自談自說，并非專意向你談說，那就是一樁事。如果他們特別向你說，那却另是一樁事了。

三

無論在那一個場合，你不應持着袖手旁觀的政策。你底心田應是合衛生的，要拒絕一切這樣微菌。也許你說：「我是這樣的呵！這些事情給我無害的。」到底，你不要太自信。一個人是很容易假寐着的。當你醒覺的時候，微菌已經侵入了，已經纏繞和擾亂了你底記司和心思了。可是，縱說無害，你也不應參與這樣的談話，不但因為這會把你粗俗化，而且

這是不合我的公教徒的身份；尤其是，爲着他人的緣故，我們更不應加增這淫穢談話的氣流。人們不會想到我們真的這樣心地清白的，人們不會想到我們真的這樣意志堅定的。他們會——而且喜歡——忖度我們談話怎樣，行爲也就怎樣哩，他們說：「看，個個也差不多了！公教不公教，都是同流合污的了。」辨神工和領聖體的他，也談說這樣的話了，如果他是真聖人，公教徒也有好些了。」那發出來的反應，就是，如我說的，人們或會因此以爲人人都是這樣，而自己也放肆起來；或感覺傷心而希望別處不會有全樣的公教徒。

到底，另有一個較為重要的關係，就是，你不知道的是向着什麼人說。也許別人比你更易燃着的，在你底聽衆中，也許有些是感覺自制很難的人，或是意欲重修自制的人，或是像司比你更爲活現的人，你所談的笑話，也許於你無關重要，可是，已使別人不能自持了。你這是導火的火線，是推人跌倒的潛力。

恐怕你說：（這是他自己的軟弱罷）。

這是無疑的。可是，沒有一個是強健的呵！軟弱的人，我們正宜憐念

他們。強健的人，能夠自己關顧。

（好，我是不能常常顧慮他人的軟弱的。我要管理我的一生，不能顧及他人事情。他是軟弱，這也不過是或然可能的事罷。）

是的，我承認，公教徒正宜管理自己一生，到底，你不要讓人們從此輕視公教徒；你要盡力幫助他人，不要貽害他人，他人不宣佈自己底軟弱，沒有相干的。這正是這樣，在一個雜人的場合，你不知道，誰是軟弱的，誰是不軟弱的。從前，一個無辜的少年，正是因為聽了他人不潔的談話，便跑到妓館裡幹他的勾當去啊。我把這事給那談話的人說，（驅使這少年往妓館裡去的人，你是其中之一呵）。他當時面色灰白起來，甚至幾乎病了。

四

你也不要以為，若不公然述出自己的罪行，就是一個假聖人。須知，你沒有自首的本分，你這樣的敘述，會使到聽眾妒忌你，或使到聽眾灰心喪志，「他既不能約制，我又怎能？某人（你）比我英勇，他挫敗了，我可不必嘗試了！」

恐怕你說：「人們看我為一個英雄好漢，我若不把我的行為公述出來，日後給人們認識了，豈不失掉你做英雄好漢的資格？」

雖失掉，也當在你底補贖罷！把你的軟弱和失敗給崇拜你的人們敘述，究竟是有損無益的。對於資格的失掉，你當然會感覺害羞，但這是一個良好的經驗，能幫助你日後勉力做好些。聖教會知道，公然敘述自己的過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現代的經驗，也證明這完全是一件壞事，不獨惹起人的好奇心，而且教人效尤，產生種種弊端。因此，雖然出自好心，你也不應把自己罪行公佈，這是毫無補益的。

行爲

「思想」和「言語」，都談過了，還有多少未談的就是「行為」罷，這是不必詳說的，到底，我們要明白因何人們幹這不對的行為，我們才能知道怎樣避罪呵。

任何罪行，都是可能由於一時私慾的蒙蔽，或且經過熟思考慮而幹出來的，然而性的罪行，大都不是這樣，而是另有其他的緣因，許多次，人是為着某種特殊的情形，他的心境就變了態，而致幹出罪行來的。

「煩悶」是心境變態之一，是致人犯罪的緣因之一。例如，一個在城市裏獨自個兒度日的青年，對於他的生活，書籍，房子，朋友，和他日常的工作，都不自知何故的會感着煩悶，要是他——譬說，在星期日——沒有什麼工作來幹的話，那就在事實上，除了自己的本能以外，他再沒有什麼其他了。他沒清晰的觀念，沒有強勁的意志，他簡直成了一個機械式的東西。他祇知肉慾的快樂，神經的刺激，能夠給他予以一些生氣，因而誘惑一旦來臨，他就沒有抵抗力的犯罪了。

這裏，讓我祇把自瀆的行為談罷。

我所談論的是一星期兩三次的習慣的自瀆。如其是次數不常的，或時期不一定的，一月或兩月一次的自瀆，那我就認為這誘惑不純是心理的一回事啦；對於這，你簡直要跟它對敵，一如跟別些時來時往的誘惑對敵一般。如其是習慣的，那就煩難了，為的要改好這個毛病，你不要以為單用祈禱和體育的（午前冷浴）方法，或用攻擊的手段就行。你需要一個特別的心境訓練。第一件工夫，是消極的——你不應抱着一己的觀念：不要以為世上祇是你受着這樣的煩擾。像我說過，這罪惡不是專賣品。因此，除了

司鐸以外，沒有人知道這是多麼的普遍。在那些為着原則，畏懼，或純為着願欲欠缺而戒避女色的人們中，也許數見不鮮。即如在結了婚而離妻別子的人們中，也是普遍的，我說普遍，當然不是說人人都有自瀆的行為，因為在人所犯的肉情罪行中，這個也有許多例外的。

你要弄清楚你底頭腦，把那以為你是可惡的異類，以為你的煩擾若給人知道便覺羞耻的觀念，盡地摒除。也不要像想這個習慣會致驅使你入癲人院。要是你常懷這個思想，這定然會影響到你底神經。癲人院裡的癲人不能自制性能的事實，并不明証他們之所以成為癲人，是因為不能自制。不自約制，可說是一種弱點，但百分之九十九是可以修煉回來的。給兒童們說：「因為你們不能停止自瀆的行為，你們快要入癲人院了」，是會引起他們感受精神恐怖之苦的。這是一個心理的作用，你須知道。你也不要想：「這是命運，我每次熱水浴，定然幹這個；我不能即刻入睡，就定會這般；」在你這樣想着的時候，恐怕你真的會幹出來了。

你不要跟你自己掙扎，不要不住口的說：「我不要幹這個」而做出握拳蹙額和搖頭貶眼的樣子。應說的方式，不是（我不要幹這個），而是（我不

行

為

是去幹這個)，鎮靜些！雍容些！沉着應戰！

你要從下而上的建造你底意志和人品。把你日常的生活來隨時訓練，當然大獲裨益：例如：有人呼喚你，你便立即起來；天冷，也入浴；遊戲，雖感畏羞，也鼓着勇氣跟人交談，諸如此類。凡事之能轉移你的介懷而使你 не感孤寂的，都能給你致成直接良好的效果。

你還須練習，祇好向前展望，縱使失敗了，也不可後顧。趕快發個上等痛悔，也不要為着激發痛悔而一一回想你所幹過的事情。簡單說句，無論怎樣，切勿費時再去思想牠。你不要說：「我曾經一星期的抗戰了，我第八天失敗了，因而，整個星期的努力，就給一天的人禍粉碎了。」照我看來，你在心理上是好到七罷。然而，以艱苦的奮鬥來建造你的人品，你所做的工作，已是大於因一時的失敗而推翻了你底人品。你要記住，力敵罪惡，就是人品，而聖工座不是一所改造人品的機器廠。赦罪對於你底惡習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固然一個妥當的告解，能有（除超性的恩寵外）種種良好的收效，但嚴格地說，告解祇處理罪惡，並不處理人品，它不會卸免你改良自己的職責。不自力行訓練，祇靠赦罪來把你放回到你無罪的始點

去，這是不對的。在你底生命途中，好壞都是你自己做的。赦罪是赦罪，不會改變你罪行放蕩的史實，而一個罪也不會破壞你人品建造的時期。倘若我是你，我當然決志，憑着天主庇佑，不再得罪他；但你若真的有了這種惡習，我也不會大海茫茫似的去計算地久天長的日期。譬如今天是星期一，就應只展望三天的向自己說：「我要保持到星期四」。限着時期，是一種好的計劃；至如（永不）（常常）的想法，未免太是空洞，令人望洋興嘆。實際上，你也不相信，因為當着你說：「我要永不再得罪你」的時候，你在腦袋後面是感到（唉！）一樣的，我確信我會再：）的。倘若你以三兩天的日期為限，那你就不会感到這樣的矛盾。你祇會感着（我知道，這三天，我能夠把持）。三天度過了，你須將這時日忘掉，不要說：「我要把持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但再度開始：我要把持三天」。這樣的繼續着，到底不要加上話說：「現在，我已把持二十天了——我不相信我能再把持下去了」。你是能把把持的，要是你祇向前展望，不回頭後顧。當然，你須採取超性的法術——祈禱和領聖體；但這在祈禱時，你也不宜想念着你不要做的的一切，祇宜想念着你要做的事，就是，要使天主悅樂。積極邁

進。

我以為一個人遭遇最苦的人性慘劇就是：「這些勾當，不是我願意幹的；我惱恨這些：事前，事時，事後，我惱恨我自己。到底我簡直失望了。我不能入睡，不會思想；我太困乏了，太煩苦了，念書也不能集中我的心神了。我須致力於一切，終歸失望」。唉！這是真的，很是可憐。老實說句，我自覺沒有半點嚴厲或藐視你的心情。你所幹的事爲了情景逼迫，是沒要犯罪的惡意的，也許在天主眼中，完全不是一個罪過；因爲我們凡作一事，必須明知這是大過，明白自己做着什麼，和有制止之可能，才可說犯了死罪。在那情景裡，你是明白自己做着什麼，但因同時是有失望的心情，雖致力於一切，也是不能自禁的幹了。天主會見到你實在的情形呵。在私欲突如其來的當兒，也許沒有時間給欲司來主事的，也許欲司實在沒有主事的可能。到底，我不應因此就讓你自行安心下去，你要把你底安心交付天主和他底代表司鐸，就是，你若幹了，你就該在天主前忠誠地痛悔，把你不確定的行爲在司鐸前老實地告明；再接再厲，總不要志氣沮喪。當然，更好的是克勝你底偏情和改良你底心理。那麼要怎樣呵？須知，萬事起頭難，我不能

說這是一件易事，但工夫不大，你便不以為難的了。你須抱着一個抗戰必勝的觀念，振發你樂天主義（我不是去幹這個）的精神，你就能安然睡着了，比較在抱着（不幹了這個，必不能入睡）的心理時，當然能早睡得。

要是你有氣力的話——出力常能致人愉快的——，必要時，你可起來舞舞拳脚，演演國技，不至疲乏，不要罷休。這樣，你緊張的神經，就舒緩了，血壓的衝動，也消散了，你身體底肉緊，也解弛了，然後入浴，用毛巾拭擦。要是可能的話，也仰天笑笑。至論念書，我却不大讚成，因為你為的是要入睡，無為不需要的充塞你的腦袋。以念書來轉移你底壞思想，也許不無補益，可是我以為平常不如作些運用肌肉的工作。簡括的說，你需要的是消除瘴氣，採取有效的運動便行，不必太勉強。

在那個當兒，不要開始尋求理由的說：「為什麼這個是有罪的？為什麼連一次也不許幹？我明天要早起工作，為什麼不許我幹這個，好教我早得入睡？過了一兩個鐘頭後，人體的生理也會自動的產生同樣的結果，為什麼現在不許我？」

這樣的尋求緣由，原是最好的，但正在那當兒，你的眼睛已為肉慾所蔽，你是不能見得個明白的了。

在別一方面而論，最不妥的，是把習慣的起頭來冒險嘗試。你不是說：「好，我不妨試試。」或：「只這一次——這是最後的一次。」根本的理由是：凡一件事，其本性并非以之爲終結的，我們不當作之以事終結。這個理由，爲使你悅服，不會太抽象吧。也許你反辯說：「夫妻性交，雖不志在孕育，聖教會却也准許人行；飲食的首要終向，雖爲養生，然而純爲貪樂而吃，也不致成爲罪惡。」我答解你的理由就是：幾時作一個其中含有樂趣的行爲，你就很容易拒棄首要的終向，只圖樂趣，以這樂趣（避免煩難，不過是圖樂的另一方面）爲你徑接和惟一的終向。須知，樂趣本身不是終向，祇是行爲的一種附屬品。是結菓子的花，并不是菓實。

惟一的是預早準備策劃來對付這個難關，不要臨到關頭而躊躇不決。日曠天晴的時候，就要將事情的緣由，討論個一明二白，狂風暴雨的時候，就毅然跑向信德的道路去。該想，天主造我，保存我，呼召我到一定的宗向去；他無所不在，處處都在，住在我內；因着領洗的，尤其堅振的聖寵，天主聖神特別的在我心裏棲遲；他啓迪我底心思，指揮我的推進。我大可向他祈求足而有餘的助佑。他不但在我領聖體後片刻的和我結合，而

且以他底聖寵時常和我結合，除非我要犯罪趕走他。真是，婚姻沒有這麼密切，世間的愛情，沒有這麼細膩，沒有這麼堅強，沒有這麼純潔。因此，我心身的潔德，總該時常是這個結合的反映，表記。在危難時，別要討論緣由，只好說：（天主現在扶助着我，我決不要行差踏錯，我雖要努力叫天主喜歡。）

你接着這幾種法門，事前準備，隨時應戰，就會見到避惡爲善是相當容易了。

你要記着，你的心境，無論其與性慾有關與否，在你底人生過程裡，是不值得你讓步給它的。你要把你憤懣，煩燥，浪漫好作怪想，或稚氣的心境拔除，和這樣的心境抗戰對敵，是自克的最妙的方畧，不會損害着你的。

理想和動機

目下，你會明瞭，你底人生絕對需要一種清楚地見到的真理，來做你一切行爲的原則，可是，這種見到的真理，除非能實實在在的提攜你，催促你，像一種動機似給的你服務，是不足用的。當然你心頭希望獲致一種

是強勁的動機，比較那一時快樂或慰藉的一切誘惑更為強勁的動機。然而，在我們萬事勞形百憂感心的人生中，任何真理，往往會受到蒙蔽，任何動機。往往會受到摧弱。這裡有理由，那裡也有理由，這便拖我，那便拉我，（何去何從？）因而我的悟司，就容易昏亂，我底欲司很難牢固。在這種情形裡，我們要緊抽取一個時間，好教悟司得以革新精神，欲司得以補充氣力。我以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非避靜神工不爲功。避靜神功，雖然工夫不大，實在很有裨益於我們的。我希望我們能按期的行個避靜。對於避靜，現下我不談了，這裏只把動機談罷。

第一：（懼怕患病）至低限度，也能幫助許多人維持改過的意志。這種患病的懼怕，照經驗告訴我們，原是不能維持長久的，尤其對於那些曾經冒險而沒遭逢過病的人們。到底，如果你真的畏懼肉軀的骯髒，和怕見你的肢體有未死先真的危險的話，那你患病的懼心，究竟是於你有所幫助的。我以爲青年人，不妨往性病院去看看，和嗅嗅那些患着性病，又潰爛，又腐臭的人們，同樣的，你不妨練習你底思想，靜觀默察，一個靈魂上的罪惡。比一種肉體上的性病，更是潰臭難堪。一個罪行，未必會把肉

體毀壞，然而一個罪惡，定然會流毒到你底靈魂，而把你底靈魂的生命消毀。你不要以為我是張大其辭的胡言亂說，你要知道，神事和人事的區別。神事比人事常是來得更實在的，罪惡的死亡結果，一定是超過罪行的，疾病災難。天主以他的慈愛，吩咐我們不要自取罪惡的靈魂災禍，他也以他底慈愛，指示我們認識罪惡的結果怎樣，要是我們犯了罪而不痛悔告解的話。因此，天主的十誡，和地獄的道理，實是天主愛我們底靈魂，和願意我們獲得永福的新證據呵。

第二：許多人，因為想念到自己的母親和姊妹——尤其是母親——至少也能一時自克，不敢放肆。我曾知得一個令人難信的事實：在一個新開墾的地方，有一個青年人，他曾到過美爾邦，佳羅，亞力山底亞，瑪塞和倫敦各處當兵。他碰到了各種犯罪的機會，慾火也燃起來了，到底，他却能沒有一次幹過錯，為的是他每次春風欲度，他就自己跟自己說：『我的母親要是看見我如此這般，他將怎樣呢？』同樣的，你也該想起你底母親；無玷聖母瑪利亞，我們的主基多臨終時，曾把我們給她做兒女。你可確信，她永遠不會瞠上眼不看我們；我們越急需她，她越是親臨看守和護

佑我們。我們犯罪的時候，就是我們最需要她的時候。因此，是我們強逼她親臨我們，是我們強逼她看守我們，尤其是正在我們犯罪的當兒。是我們強逼他跟我們入妓院去，強逼她聽我們寡廉鮮耻的說話，強逼她看我們的眼尾橫送秋波，強逼她在旁守着她底自行降格到變為禽獸的兒子。青年啊，爲免你陷於誘惑，爲免你在我們的母親瑪利亞——天主底童貞聖母——的左右，作出如此的行爲，懇切地祈禱罷！

第三：爲着一個已訂了婚的女子，或是爲着一個將與訂婚的女子，人們往往自知奮勉，不作不道德的行爲。他心裡想，向女子要求這樣那樣，而不反求諸己一些兒，實是暴虐無道，太不公平。

這裡我要挿些括語：（也許有些——雖是好品行的——人會這樣說：「不是男人有男人的律法，女人有女人的律法嗎？女人要這樣，男人也要這樣嗎？」）這個當然——整個人類，或男或女，祇有一個標準，就是基督的潔德。這是人生的律法——無論是男是女，我的肉體不應有些可能玷污潔德事情，我的肉體應是天主的肖像。標準和律法，是同一的，是平等的。）

你希望將來有個合你理想的女子跟你結婚，希望獲致一個美滿的愛情

，希望找到一個同心同德的結合來度你婚姻的生活。到底，你須知道，世上多麼偉大的愛情，多麼密切的結合，都不能比上基多對你靈魂的愛情，不能比上基多（聖體）跟你靈魂的結合。因此，應有自知保重，別辜負了這神聖的愛情，別破壞了這神聖的結合。

青年們往往善於注重神靈上和天堂上的思想，對於天主在世上造物的宗向，他們是很容易領會得到的。因此，你得懂得，世上萬事，并非和我們敵對的，實是和我們適合的。按創世紀（二章十八節）記載，天主見亞當在地堂裡孤清得很，因而說：「讓人獨自個兒，是不好的」就造了厄娃給亞當作為助手。我們這裡，可把這個原理貼在我們的人性上，而說：「我們個人是不能自供自給的，必須跟他人聯合，才算完滿」。是以，人有合羣的形成——家庭，國家，種族，這一切都是好的，是合乎人的真性的，小而親戚朋友，大而社會國家，其聯合越是密切，越是適當。天主造了萬物，叫萬物恰合他的心思，造了人類，叫人類恰合他的肖像；他降生取了人性，叫人性和他底天主性合成一位；他他底聖寵跟我們聯合，叫我們跟他成了真實的一個。你若跟天主聯合，那你必須跟那些和天主成了真實的

一個的人物聯合起來——跟他的聖母，聖人，天神，和世間一切合乎真性的真，善，美，聯合起來。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與這一切，與基督，與天主聯合。我們對於相反這個聯合的，如仇恨，詭詐，撒謊，嫉忌，尤其是對於那些破壞這個聯合，如我們上面談說過的一切壞事，要視為瘟疫似的而戒避之。

補註

有些人是愛着那所謂不順性的色慾誘惑。對於這，這裏不必詳細說明；可是，一些恰當的觀念，也是很需要的吧。

倘你不是一個色慾不順性的人，你當知，這不順性的事體，是很複雜的，含有很多心理關係的。倘你見了一個有不順性的色慾傾向的人，更加之以譏笑和輕視，那你未免太狂妄了。須想，任何一事，我們不能輕易說「不順性」便可了事的。這不順性的現象，並非癲狂，我們正宜予以細心調理。倘你是一個色慾不順性的人，你就要記取兩件事情：第一件是：萬事都有緣因的，這個不順性的傾向，也是如此。你的緣因，恐怕是根深的埋伏着，連你自己也不覺察；如果你特別用工克勝你自己，你的毛病就得治

癥。這特殊誘感，是為了種種緣因致成的，在你方面（有因必有果），完全是順性的。雖然抽象地說，這誘感固然是不順性和邪僻的，但具體地說，這也不過是一種誘感而已。那麼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回怪異的或不能了解的，須安祥地勉為改正便是了。第二件是：你不要受人愚弄，以為這不順性的勾當，是一件趨時的，新欸的花樣，以為你是聰明的上流人物。其實，幹這行為的，大都是那些流氓和無賴之徒啊。因此，讓我們祈禱罷，勞作罷！我們要同情他人，不可自私啊！努力找個明達的顧問罷！

附錄 (By Rev. Lionel E. Pire O. P. P. S.)

按聖伯爾納鐸說，世上惟是潔德可以表現那不能泯滅的榮光。聖大額我各指出潔德在各德行中的價值說：「潔德沒有善工，不算得什麼，可是善工沒有潔德，就不能成功。」聖經裡，說得潔德很是高貴。我想你把智識經（四章一節）的一段注意一下：「嗚！潔淨的人多麼美麗光榮啊！因為他們的聲聞常常存着，在天主和世人面前顯著着。」這委實說來千真萬確的。聖古里亞讚美潔淨的青年人說：「一個忠心於他底宗教，尤其藉着天主的助佑而保存內心天真純潔的青年，在一切受造物中，是最可愛和最吸引力的。」我們是不能抗拒的嚮往一個潔淨的人的。對於一些人，我們不期而然的起仰慕和尊敬之心；理由不外是爲了他們的肉體是聖神無玷的宮殿，因而引起我們自然而然的敬仰罷了。

聖神警告我們說：「少年行的途徑，老大也不會離開」（箴言廿六章六節）。按上述聖大額我各底話語，我們可以實在的說：「潔德是青年諸德的中心點。」一個青年，勿論怎樣優秀，要是沒有潔德，就可決其失掉現世和來世的愉快。目下種種離婚，私婚和其他邪僻的罪惡，都是與神聖的婚

姻作對。人們見到這種種罪惡如此橫行，也許發出疑問說：「怎能保存這神聖的婚姻呵？」我答覆你說：「惟有教導青年保守潔德，才可以保衛婚姻的聖潔呵」一個人，由青年的時代，使實習克制私慾，就能在婚姻生活上克制自己。有了自制的訓練，就能抵抗結婚純為淫樂的誘惑。因此，青年修養潔德，已是眾日愉快地度他結婚生活的一個最好的預備啦。

我們若恰當地認明了天主給人賦予性慾的高尚宗旨，就會較容易地保守潔德。天主造天神，一時的造了無數的天神。他也能同樣地造我們人類。一時的造出一切的人像。到底，他底上智不打算這樣造法，他要造人按着他底肖像。天主一體三位，是藉着愛情互相連繫着，而這個愛情就是建基於聖父聖子和聖父聖子共發聖神的奧理裡。至論家庭，也像這三位似的，是藉着愛情聯合着，而這個愛情就是建基於父母共生兒女的事實上。

從虛無中造成萬物，原是天主自己的化工。但天主也願意人們參與建造化的工作。人們受着這個榮幸，實是高貴非常。為父親的，看見自己的兒子，知道天主造了他的靈魂，而自己却造了他的肉身，他不能不感覺喜樂呵。他實在可以說：「他是我的兒子，是我把存在給予他，沒有我，他

不能存在」。無怪乎聖理奧尼大慣常敬謹地口親他睡着了的兒子底胸膛，他懂透了他的兒子是肖像和聖神的宮殿。

當基多建立聖教會的時候，他明知道，婚配能給他的教會貢獻很大的服務。因為，爲父母的，樂意地接受天主賜福給他的兒子，而給兒子予以公教的教育，就是整備天主世上和天上國的國民。基多爲使結婚的人們能完成偉大的任務，曾把婚配的地位提高，立爲一件聖事。正如一位司鐸受了神品而聖化，爲的盡其神聖的任務，救他人的靈魂。同樣的，爲父母者行了婚配而聖化，爲的盡其神聖的任務，傳生兒女，教導他們走天國的道路。這是合乎上主安排的婚配，是人類生命的泉源，是上主造化的工作的參與，是神聖的聖事。

爲人父母，固然是尊貴美妙神聖的一回事，但犧牲是艱巨的，責任是重大的呵。有許多人，爲着想到這種犧牲和責任，便對於婚配起了畏却之心。因而天主給予人類以一種傾向異性強勁的偏情。這種偏情，就是性的本能，是天主引導人們去組織家庭和延續人類的一個方法。到底，我們若

不按着天主的意旨，而放任這個本能，祇是貪求快樂的話，那就不對了。
天主的第六誡：「毋行邪淫」，禁止我們犯這樣的罪惡啊。



日九月初六年
贈處出版

色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版

定價：每本三角

著者：瑪爾定大利司鐸

譯者：劉榮耀司鐸

出版兼：香港干諾道中皇帝行

發行者：真理學會
二樓公教進行社

承印者：永信印務公司

香港擺花街五六號
電話二八二九六

#10
111213

111213

